

大背景 大情仇 大阅读 大震撼

南诏王妃

邪妃卷



冰冰七月◎著

一部描写南诏古国传奇故事的**史诗体**小说
一部用血与火祭奠出来的**后宫大戏**

第一次讲述南诏古国的后宫秘闻
第一次揭开古老国度的神秘幻术
第一次展示铁血时代的爱恨情仇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背景

大历史

大阅读

大震撼



第一卷 邪妃

她是被下了诅咒的女人，她身边的人总会一一离去。

迷离的身世，神秘的诅咒，命运的齿轮悄然启动。

而她，不愿就此屈服于沉重的命运。

月下，冰冷，孤寂。

连同仿佛失去生命的美丽躯壳，却如魅世精灵，

不能爱，爱了则是一辈子的执著……

……

俊挺暴烈，他是则凤之王，四诏之间的矛盾扑朔迷离。

他挑动着她的平静，执意吻过她如冰的双唇，

爱上她，愿意给她所有的幸福，却发现最深沉的背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诏王妃. I, 邪妃卷/冰冰七月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680-631-9

I. 南…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4897号

南诏王妃

作 者 冰冰七月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 丹
封面设计 夏成云
版式设计 张 超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1200千字
印 张 80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31-9
定 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0

目录

第一章	暴君掠情	1
第二章	暗夜之战	35
第三章	诅咒下的缠恋	70
第四章	封妃大典	103
第五章	四诏	131
第六章	阴谋与背叛	159
第七章	蓝奴	185
第八章	决然释爱	218
第九章	茶溪镇	250
第十章	生死相融	282
完结篇	雾开见月明	309

第一章

暴君掠情

别凤国。

宽敞的大殿，精美的雕柱，金色软榻高贵而华丽。软榻之上，斜卧着一男子。男子身形高大，面容俊美如斯，神情冷漠，微闭的双眸让人看不出喜怒。眉宇间的气势却如君临天下，展现一股天然的王者之风。

“王，今晚可要紫奴伺候？”说话的女子语音娇柔，纤白的十指轻轻划过男子健阔的胸膛。男子闻言，勾起一抹轻笑，大手一拖，毫不怜惜地将她拖进怀里。

“王……您好心急哦！”紫奴娇喘一声，整个身子却紧紧地趴在男子胸膛之上。

男子半眯起眸子，嘲弄道：“你不就希望本王这样么？”说罢，只听得紫奴又一声惊喘，男子已将手探进她的襟口。面孔依然冷漠如冰，漆黑的双瞳没有流露出一丝感情，他冷眼看着身上的女人急促地娇喘，嘴角更加残酷地勾了起来。大掌更加邪肆地揉捏，黑眸逐渐染上一丝氤气。

.....

满堂春光，羡煞了厅内立在一旁的其他几名娇媚女子，她们撅起红唇暗自气恼，却连上前献媚的勇气都没有。唯有静站成一排的侍卫与丫鬟表情漠然，对这种情形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报告王！”门外突然传来侍卫的报告声，金榻上的男子面色微微一绷，立刻不动声色地推开紫奴，朝门口招了招手。

“王……”紫奴懊恼地瞥了那侍卫一眼，又娇媚地将身子偎了过去。

“报告——王。”锦衣侍卫已匆匆奔上大殿，诚惶诚恐。

男子一手将紫奴推开，眸底早已恢复了漠然。“说，她究竟又做了什么？”他没发觉自己的十指悄悄紧了紧，英挺的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

“报告王，倪妃刚刚又逃跑了……”

“什么？！”怒气陡生，他突然将身边的紫奴重重推倒在地，兀自起身。

那个该死的女人。这是第多少次了？她竟然敢一再逃离殇都！她真以为他每次都能及时救她？

“她人在哪里？”男子拢了拢衣襟，严厉地责问，不知道在场的人早已因他浑身散发的冰冷怒意吓得微微发抖。

“王……倪妃已被属下带回……现在就在门外。”侍卫低头报告，额头冒出冷汗。

男子的眉头动了动，吐气成冰：“该死的，带进来！”

精致的白丝缕鞋上，沾着温暖的泥、芬芳的花瓣，殿外夏季的阳光，在柔软无瑕的白绸衫边缘，镶了一层金色的边，也映照出那纤细娇小的倩影。雪裳一尘不染，微侧着头，长发静静披散在背后。她静静地，静静地站在那。

该死的，仿佛无论站在什么地方，面对什么人，她总是那样一副表情，淡然而冷漠，目光清澈却仿佛一个瞎子，看不到任何东西。危险的气息陡然靠近，他一手抬起她的下巴。燃烧的火焰，在幽暗的黑瞳中跳跃，他如一只蓄满怒气的豹子，优雅而危险。

抬高下巴，直直地对上他，那双眸子清澈得发亮，犹如十月的湖水，深幽平静，带着一股让人诧异的蓝光。表情依旧淡漠得令人恼怒，因为，如水的瞳眸中并没有他。

修长的墨眉紧蹙起来，他不由地加重了指间的力道。

不可以！没有人可以如此忽视他的存在！他是王！哪怕是这个曾经救过他的女人也不可以例外！黑眸紧盯着她脸颊上被阳光微微染晕的嫣红，某种不知名的情愫悄然升起。半透明的肌肤，瞳眸之中若隐若现的湛蓝之光，连同那平静如冰的嘴角，都似乎藏着一股妖冶的魔力，引得他胸膛不规则地起伏起来。

该死的！她为什么要如此特别？为什么该死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下巴逐渐出现了鲜红的五指印，一双黛眉微微皱了起来，她终于打破了平静。

“你不能这样对我，很痛。”语气冷漠，如一阵凉风轻轻吹过，她仿佛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你！……”放轻了动作，他审视着掌中的小脸，因为她的语气而怒气更炽。

严格说来，她实在称不上漂亮，尖尖的下巴，小巧的嘴唇，小巧的鼻子，偏偏那双眼睛大得让人无法忽视，当她垂下眼帘，就只能看到两排如扇子般的长睫。就算如此，她依然称不上漂亮！

视线下移，雪白绸衫里包裹着娇小的身躯，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绣着素白淡花的胸前，那里简直毫无女人魅力可言……最重要的是，她似乎连笑都不会，总是那么平静，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能引起她的兴趣，更别奢望她会像别的女人一样讨好自己，千娇百媚地侍奉自己。这样的女人，为什么偏偏让他觉得难以取舍？难道就因为救过自己？

在他被救后，第一眼看到她，莫名地兴起一股冲动，于是不顾一切地帶她回到殇都，甚至为了报答她而赏封她为倪妃，让她享受富丽华贵的生活。

谁知道这女人根本不领情。

“我叫蓝倪，不叫倪妃！”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可笑，这真是太可笑了！她竟然还三番五次地偷偷逃走，不，她根本是无视于他的权威，在向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殇都之王挑战。可惜，她越想逃，他越不放！他欠她的救命之恩，就让这衣食无忧的皇宫生活来补偿她好了。

“你该放了我。”见他良久都没有反应，她近乎轻叹道。

“放了你？”是放开手，还是放你离开？他没有问，突然勾唇，嘴角扯出一个毫无笑意的笑容，然后做了个让她方寸大乱的动作。

炙热的双唇吻上了她的冰凉。如七月盛开的荷花，淡淡的清香，缭绕鼻间，他有点陶醉，没想到一个女人可以这么香，这么动人……大掌托住她的后脑勺，将之固定，双唇掠夺着她的青涩，热烈，渴求，霸道而辗转。

她的眼睛挣得老大，眸子清澈，映照着他微闭的双眸。不，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感觉？火热，眩晕……不能！不行！冷冻如冰的表情瞬间瓦解，她伸出双手，重重地推他。

“啪！”清脆的巴掌声，整个殿里传出来不及掩饰的抽气声，带着一丝燥热的空气顷刻冻结。冰冻的空气，横生的怒火带着滋滋的声响迅速蔓延。

该死的！她竟然敢打他？她可知道，从一出生，便注定他是统领万众的王，从来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尤其是女人，没想到她竟然会不怕死地打他一巴掌！

众目睽睽之下的一巴掌，他的怒火瞬间要将整个大殿燃烧起来。“你该死！”他面色阴狠，每个字都是从齿缝里迸出来，就像腊月突然刮过的寒风，又像噬血恶魔在地狱里的咆哮。

面色苍白，怔怔地收回手，她努力恢复平静，挺直腰背，水眸盯着他坚实的下巴。

“我不该死，是你不该侵犯我。”

闻言，侍女与侍卫们忍不住颤抖着身子，恨不得自己刚刚眼睛失明，耳朵失聪。老天爷，这位倪妃真的是正常人吗？殇王封她为妃她不稀罕，殇王赐她豪宅玉食她不享受，殇王只是吻了她，她竟然就……

在殇都，谁都知道触怒殇王的下场，除了死无其他去路。今日王受此侮辱，命如贱草又目睹这一切的侍从们还能活吗？宽厚的大掌悄无声息又快如闪电地掐住她细嫩的脖子，喉间立刻如火般灼烧起来。

她瞪大着眼睛，水眸里清楚地倒映着他怒发冲冠的面容。

“胆敢对本王动手，你难道还不该死吗？蓝倪，别以为我真不会杀你……”他凑上前，灼热的气息喷在她细致的肌肤上，黑眸中闪过凌厉的杀气。

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没有发出一个字，胸口有点窒息，她很难受，秀气的黛眉轻蹙起来。

不，殇烈，我不能就这样死。我不是要故意挑战你王的尊严，但是，你实在不该吻我……我不能……我不能留在任何人的身边……

“呵，你也会皱眉？你也会痛？”殇王语气变得轻柔，听来却更加令人心惊，仿佛字字句句都含杂着死亡的气息，“原来蓝倪也会有感觉……”

我当然会有感觉，我也是人。可是，即使很痛，我又能怎么样？我必须保护自己！除了忽视它，忘却它，我又能怎样？

门外金色的夕阳斜斜地映射，雪白的衣裳盈满细碎的金光，那光芒竟有点让人眩目，而高大圆柱的阴影正好落在她的脸上，朦胧，阴暗，双唇有些苍白……

诡异般安静。

大家的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猝不及防，他再次捕获了她。邪恶地、粗暴地、疯狂地啃噬着她苍白的唇瓣，霸道地挑开她的牙关，执意闯进她芬芳的唇内，搅弄着她的全部甜蜜。而这次，她一动不动，渐渐地闭上了眼睛，白色的绸带轻轻飞扬，娇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橘红的残阳里有着血腥的味道。

……

“来人，把这里的人都拉出去，绞了！”面色阴沉得如同江面突起的风暴，他突然推开她，眼神阴鸷深不见底，浓眉一皱对着外面暴喝道。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殿外走进一群带刀侍卫。

“求王饶命……饶命！”扑通跪了一地，侍从们个个低垂着头，面如土色，连同先一刻娇媚无比的紫奴也吓得花容失色，急急跪倒在金榻边。

都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害了大家！

……

夏日的风拂过殿前，她忽然闻到了他的体味，热烈的，像酒一样，充满霸气，却悠长，而醇香。发丝被吹乱，粘在她的唇上，她的手指晶莹洁白，指尖清凉，轻轻拢好发丝，掩去脸颊上涌出的火热。她怎么可以心悸……

“速将这群人拉出去绞刑伺候！”

冰冷，残酷。猛然睁开眼，朦胧的眸子来不及退去氤色，蓝倪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不可以！”她上前一步，阻止道。“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长袖一甩，他再次大掌推开她，力道之猛，令她娇柔的身子直直地连退好几步，直到“砰”的一声撞上身后的大梁柱才停了下来，眼神幽暗。

他直立于三尺之外，透出肃杀冷酷的气息。自背部向心口传去剧烈的沉击，那闷雷炸开般的冷痛，让她的脸色蓦然煞白。轻轻闭上眼睛，她轻抿了一下唇，无所畏惧地再往前一步，轻言：“他们并没有犯错，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何况他们都是侍奉过你的人！”

她不想死，可是，有时候，命运真的不是自己可以选择。如果，她这样又要害死更多的人，那……就让她死了吧！

“求王饶命，饶命啊……”一地的人面如土色，磕头如捣蒜。

“还不拉走！”殇烈对外面冲进来的兵士命令道，威严的语气里有着不容拒绝的霸道。

“是！”

一抹雪白的身影冲上前，她伸开双手挡在前面。雪的肌肤在夕阳下晶莹剔透，一层美丽的光芒在她周身静静流淌，她张着眼睛，幽黑细致的睫毛轻轻颤动，看那架势似要不顾一切地保护她身后的人。

如此柔弱，像秋雨中的一朵小花，却又该死的倔强。这算什么！她以为她很伟大吗？他带她回殇都，封她为妃，派人百般殷勤款待她，她却不屑一顾，未料却为这群愚蠢的下人挺身而出，这究竟算什么！

夏日的夕阳有丝余热，却有冷漠和疏远，斜斜照进来，空气中有些灰尘，像失了魂魄般飘荡着。蓝倪抬起睫毛：“如果是因为我，请放了他们！”浓眉狠皱，一手掀起她的长发，声音冷森森如地狱之风：“你以为你就能逃脱？蓝倪……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他们想活，我偏不让他们活！”

幽幽青丝泻过他的指间，蛮横的力气让她头皮发麻，脑袋被迫向后仰起，她咬牙道：“我救过你的命……我要的报答是——放了他们。”

火花在他的黑眸中掠过，飞快，他半眯起眸子，气息冰冷沉重：“我已经做过很多报答了！所以……”

“所以什么？”她问。

我不要任何人再因我而死亡，我是个被下了诅咒的女人，我注定一辈子孤苦，我身边的人都会一一离去，难道……连没有说过话的陌生人也要被我害死吗？

殇烈，放了他们。求你……

被她楚楚动人的灵眸所征服，定了定神思，黑眸闪过狡诈。手指倏地松开，动作轻柔地抚过她的黑发，一缕一缕，带着阳光的金色，如雾如尘。指尖带着危险的电流让她全身的每个毛孔忍不住都竖了起来。他冷唇一勾：“所以……若要放了他们，你必须从此全部听我的，成为我的——倪妃！”

最后两个字，他低头，吐在她的唇上，语气暧昧而轻佻，让人发抖。她知道，如果自己点头，“倪妃”再也不会是以前的“倪妃”。抬起头，苍白的唇颤抖了好久……

“谢谢王，谢谢倪妃，谢谢王，谢谢倪妃……”不等蓝倪回答，地上那群人一如获得免死牌一般惊喜，连连磕头。这是王首次为自己的命令而抛出回旋的筹码，他们生存的希望全掌握在那名冷漠怪异的倪妃身上。

我可以救他们。

我不能害了他们。

我不想再多背负起一条条性命。

可是……殇烈，我不能成为你的倪妃，我不能留在你的身边……

因为……我也不想害了你……

修长的手指执起她尖俏的下巴，笑容如天神一般俊美，夕阳的余晖为他镶上一道金边，挺直的鼻梁，冷薄的双唇，高贵而威严，任谁也不相信，他一直是位杀人如麻的暴君。俊美的笑容没有触及眼睛，眸底深幽，冰冷残酷映出她眼底的一道蓝光。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决定，也许，这个女人真的太特别，这是他还清债务掌控她的最好机会。

这个女人，他要留在身边，好好地看清楚！

平静灵秀的面容，苍白娇嫩的唇角，清秋潭水般的双眸，随风飞舞的衣裳洁白如雪。她整个人都似乎在发光，轻轻盈盈如一团动人的湖水。终于，她下定了决心，点了点头。

身后传来惊喜的谢恩，跪倒在地的人纷纷发着毒誓，今天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在一声爆满杀气的怒吼声中仓皇地夺门而去。挺拔的身躯透露着无比的霸气，殇烈没有转身，唯有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射出摄人心魄的残酷。“记住，今天起，你就是我殇烈的倪妃……”他的话语消失在她的唇边，连同残酷一同隐去。

蓝倪！

无论你是谁，今日你加诸于本王的侮辱，本王一定会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慢慢地，脸色变得透明般的苍白。她向殇烈望去，那个男人的嘴角有冷酷的线条；深黑色的瞳孔中有着残忍的冷光。

夕阳，斜照。

彻骨的寒意！

这一瞬间，她周身冰冷，淡淡的灰尘在斜阳下漫无目标地飘散、跳跃，跃上她如雾的发梢，最后一丝血色自脸颊上退去，她悄悄握紧十指，指间戳进了柔嫩的掌心。他离她很近，可以看见她瞳孔里的晶亮，明明晶亮得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那颗星子，似乎又黯然地如滑落天际即将消失的流星。

然而他发现她的身子却在微微发抖。雪白绸衣镶着淡淡的蕾丝花边衬着她晶莹的面庞，一向空洞的眸子突然沁出一抹俏杀，倔强得就像寒冬枝头的第一朵白梅。他的脸色微微缓和，这个女人，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掌握她了！

.....

夜空昏暗，无光，一弯新月被云彩挡住，露出朦胧的身影。夜风中飘过荷的清香，塘中一片虫鸣。鸣声在寂寥的夜色中显得分外空旷。宁静的荷塘边，蓝倪抱膝而坐，径自望着立出水面粉红的荷苞发呆。

这个盛夏的夜晚，她觉得有些凉。不由将身子蜷得更紧一些，白色的衣角轻轻飘起，她的眼神苍茫而空洞。

今天，她点了点头，答应了他——那个霸道的君王的无礼要求。

当时，看到金殿之上跪了一地的侍从，她的心口真的好沉重，如压上了坚硬的石块，身子甚至有些僵直，难以呼吸.....

她不想再连累任何人，偏偏她又一次触怒了殇，甚至失去理智给了他一巴掌，这实在是罪该万死的大错。但是，他实在不该轻薄她。任何男人都不应该轻薄女人，无论是多么脆弱或坚强的女人。炽烈的气息仿佛还萦绕在唇边，抹不去那霸气的味道。

她咬住了唇，淡淡的血腥味在口中扩散。是的，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吻她！冰凉的手指重重地抹过双唇，她看到了指尖上的殷红。闭上双眸，脑海中不期然浮现出一对凌厉充满怒气的火瞳。

她见过的男人不多，但是，他却是她见过的最奇怪的男人。她很少正眼看他，她的眼中不想有任何人，就如某一天起所有人选择忽视她的存在一样.....可是，她偏偏记得他的样子，深邃的五官，浓眉修长似墨，不怒而威；黑色的双瞳看来很深幽，常常隐含着怒火似要将人吞噬；高挺的鼻梁，冷薄的嘴角看起来有几分残酷.....

他真是英俊的男人，可是她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心间猛然闪过一种感觉，如闪电般快得让她来不及抓住。

蓝倪低叹，她想到了目前自己的身不由己。前几次的逃离，不到半个时辰，他竟然都能把她带了回来。当他在半路找到她，总是怒目相向，黑色的瞳孔充满了火一般的狂怒，他会霸道地不容拒绝地拽她上马，以不要命的速度策马而驰，然后将她丢回他赐予她的院落.....

那时候的蓝倪会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若他把自己当恩人，为何常常怒面而对？若他把自己当妃子，似乎有着那么些不同……有时她感觉殇烈好像很在乎自己，可是，每当她看清他眼底彻底的愤怒时，她又不禁在心底自嘲地笑起来。

她什么时候这么爱幻想了？

因为太孤独了吗？

都说他是个残暴的君王，但是她知道，他不会杀她，因为他若要她死，她恐怕早就死了。也许，他并不是传言中那般残暴无情，也许，他一直在感激她的救命之恩……

蓝倪垂下眼，将小脸埋在自己的双膝间。一阵轻冷的夜风吹来，细致的肌肤不由自主地泛起一层小疙瘩，她有预感，今天晚上可能没那么容易熬过去。

纤细的手指悄悄握紧，她一定得想办法逃，她要回到北诏，回到出生之地——落京，她必须弄明白一些事情。最后，她会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山林，搭一座小木房，平静地过下半生……所以，即使殇烈再怎么强留，她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逃离计划。

御书房。

烛光映着一个高大的剪影。

殇烈合上手中的奏折，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最近四诏之间的局势就如长久潜蛰在平静湖里的浪花，逐渐一一冒出水面，他不得不仔细处理每天发生的大小事务。

窗外隐隐传来虫鸣，夜已深。今晚他的心特别不平静，空气里流动一股暗暗的燥热。轻抚过胳膊上尚未痊愈的箭伤，英挺的眉头不由得蹙了起来。

那个女人……

蓝倪……两个字轻轻地在嘴里咀嚼，别有一番风味，听来就像情人的耳语。他竟然会一反常态为她而改变自己已出口的命令。而她，该死的！她几乎从不正眼看他，却为了几个不相关的奴才甘愿答应他的要求。他见过各种女子，后宫的女人也不计其数，却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特别的。或者她根本就是该死的怪异！

不过——她终于是他的倪妃了，真正的“妃子”。

薄削的嘴角性感地扬起，记忆牵动，不禁回到遇到她的那天。

半个月前，星回节。

“星回节”是四诏共同的盛大节日。据说汉代裨将郭世宗扫荡南疆时，攻入叶榆部落，杀死了曼阿那酋长，见到酋长的妻子美艳动人，就起了歹念，要收她为偏房。曼阿那酋长的妻子借口必须先焚毁前夫的衣物，才不会被他的鬼魂纠缠，谁料

她乘点燃火烧物之际，纵身跳入熊熊烈焰中，追随酋长而去。

后人为了纪念她，把她殉难的日子定为“星回节”。在这一天，人们纷纷举火焚香，来纪念这位贞烈的妇人，这是一个悲壮而严肃的节日，“四诏”人民都十分重视。

蒙舍国现任君王阁显在“星回节”这日，盛情邀请其他三诏君王在松明楼一聚。

“松明楼”位处大和城（今云南大理），是当初曼阿那之妻投火自焚的地方，四诏之王在这日齐聚以示纪念，似乎合情合理。殇烈、楚弈、银翼三王个个乃人中之龙，他们简带侍从，就算怀着一丝担忧或期盼侥幸的心理来到大和城，仍表现得英勇无畏。

松明楼上，四位年轻诏王一起畅谈治国安邦、联络友谊的话题，气氛看似热烈融洽，却字字珠玑笑里藏刀。酒酣耳热，夜幕也悄悄降临，殇烈与三诏之王辞别后便策马回都。

天空一轮明月，清辉映在林间。急促的马蹄声，惊醒枝头沉睡的鸟儿。杀气，弥漫在藤蔓之间，不知从哪窜出一群黑衣人，手持利剑。

寒光点点在月下若隐若现，侍卫立刻就近护驾。

刀光。剑影。

夜间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殇烈本技艺精湛，样样兵器精通英勇无匹，无奈这日酒酣未定，尤其是黑衣人有备而来，以致一阵混战之后，他的侍卫先后倒下。见势头不对，殇烈翻身策马疾驰，朝自己的领土狂奔而逃。

“嗖——”

一支冷箭从背后刺入，肩头传来一阵剧痛，紧接着是火热，发麻……糟糕！他暗叫一声，箭上有毒！该死的，想置他于死地？使劲一夹马腹，他用足了全身的气力抓紧缰绳，一路朝别夙国疾驰而去。

轻柔的指尖，芬芳的女子香，空气中也飘溢着淡淡的花香。殇烈在疼痛中悠然醒转，眼皮很重，费力地睁开一条线，看到一抹朦胧的纤细白影，颈子细长而优雅，乌黑的发丝垂在腰间，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摆动，好一幅动人的仕女图。

“呃……”听到动静，女子突然转过身，白衣灵动，似乎沾染了林间的凉气，看起来有种冰冰凉凉的味道。又似冬日的花香，又似春夜的飞雪，一扫夏日的闷热。那一瞬间，殇烈的黑眸完全睁开，一眨不眨地审视着她的小脸，很快，他深幽的瞳眸不禁掠过失望之光。

她的脸蛋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只有一双大眼睛还算感觉有些动人，而身子柔美则柔美，却少了点女人的味道……

很快，他又吃惊地发现这小女子明眸大眼中的漠然。她无视于他审视的目光，面无表情地端起一个木盆，径直走了过来。步子很轻，让人感觉她踩在如棉絮般轻盈的云彩之上，她来到床前，只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语气很轻：“毒已经清出来了。”

他抬起眼，这才注意到正在隐隐作痛的伤口，那里似乎才刚刚被人清理过，尚未来得及包扎。此时，宽厚的肩头展露着结实有力的肌肉，肩胛骨下侧一个正不断冒出血水的窟窿，殷红的血迹随之流下，看来触目惊心。

“你别动。”她的声音也很轻，说话时面容很平静，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拿起小布，轻轻沾湿，她看了他一眼，其实心中不由得佩服这男子的坚毅，那么深的伤口又染上剧毒，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醒了……

再看他衣着打扮，应该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总之，她应该快点送他走。

“嗤……”伤口被白布压下后的声音，殇烈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该死的，还真有点痛。“这是什么鬼东西？”

空气中弥漫出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是止血消毒水。”她的目光落在那冒着白气的伤口，语气依然平淡如水，“是兽医用来给动物清理伤口的。”墨黑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的疼痛，而是因为这个女子所说的话，他堂堂殇都之王，竟然被人当作动物医治，真是该死！

“说了别动！”这次，她的口气多了点强迫的意味，乌黑的睫毛扬了扬，晶莹的汗珠滚落到她的眉毛上，晶亮的瞳眸清澈透明，毫不掩饰地映出他怒火上升的样子。白色的衣袖挥动，她熟练地为他包扎，几滴鲜血如梅，印在她的袖口。

“可以了，你可以走了！”她端起盆子，立刻下了逐客令。

从来无人会无视于他的存在，也从来无人敢如此对他无礼！大手一伸，他拽住了她的手臂，讶异于掌中的纤细柔软，薄薄的衣料传来她温热的体温，他微微一怔，语气不自觉地严厉：“这就赶我走了？”

被人赶！这滋味真不好受！虽然他原本一睁开眼就打算不耽搁时间，会马上就走。可是，被这个小女子如此淡漠地下逐客令，那滋味还真是寒冬里的一盆凉水，不好受！

“你的马在外面。”她欲挣开他巨掌的钳制，岂料殇烈即使受伤力气仍大得很，几番挣扎之后，胳膊还是牢牢地被他掌握着。

“这是哪里？”殇烈盯着她问。

“北诏与别风交界之地。”她的视线盯着自己被紧握的手臂。

“你的名字！”

“啊？”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口吻隐含着一股天然的霸气。

“你该走了。”她的手已不堪重负，木盆在半空中微微垂下。

男人些许苍白的脸庞，高大的身躯即使半躺着仍散发着不可忽视的魄力。忍不住心惊，这个男人的气势太过凌厉。她轻轻扯了扯唇，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多管闲事救了他？

.....

我是谁？

我的名字叫什么？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对于你来说，我只是个陌生人，不需要记住，不需要问何去何从的陌生人.....

.....

然而，当半日后，他霸道地，如狂风卷过般地用他粗壮的胳膊拽起她的时候，一丝惊惧闪过清澈的眼底。

“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里？放开我！”

“蓝倪，跟本王回别凤国，让本王报答你！”

“我不要你的报答。”早料想他身份尊贵，哪知他竟是别凤国之王！

可是，无论他是谁，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是个被下了诅咒的女人，除非必要，她不会跟随任何人离开这里的。她静静地看着他，习惯性的语气轻淡得如同十月的湖水，平静无波。

“本王要！本王绝对不会欠一个女人人情。”他坚定地说道，宛若霸王的宣言。

马蹄的声音，在林间响起，然后又消失.....

一阵风从窗口吹来，飘进了林子树木的清香，鲜花的味道。桌面上被细心搜集而来的娇嫩花瓣轻薄易碎，被扬得漫天飞舞，花瓣屑悠悠飘坠于地上。

木屋里很安静，没有人。风也是那样轻，轻得好像不曾存在过，轻得好像木屋里住的白衣女子也从来不存在过.....

清风如醉。满塘的荷香。蓝倪依然低垂着头，将小脸埋在自己的膝头。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平静，她心口微微一颤，浮上脑海的预感告诉她，今天晚上，该来的，终究要来了。

“倪妃娘娘，王正在龙凤宫等候，请娘娘速速过去。”侍女盈盈欠身道。

沉默了半晌，她站起身，“知道了。”

.....

红灯笼挂满树梢屋檐，热热闹闹地亮堂着。龙凤宫是殇王的寝宫，他命人宣她

过去，任谁也猜得到是因为什么。宫前灯笼亮得惹眼，像在提醒她，殇烈与她之间将有一场难熬的对峙。雪袖下的手指悄悄地抓紧，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

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那个男人太过霸道，气势太过凌厉。她没有把握能全身而退。

“倪妃娘娘到。”侍女在门口小心翼翼地报道着。

“你们全都退下！”是殇烈的声音，透露着不耐烦。

门被推开，又被合上。蓝倪深呼吸了一口气，悄悄地，不想让殇烈看出自己的不安。烛火摇曳，灯光点点，寝宫内装饰得富丽堂皇，空气中隐约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惊的压抑。

“没人告诉你，你该留在龙凤宫等待本王吗？”黑眸深邃灼亮，口气藏着隐忍的愤怒，就在她怔愣间，伟岸的身躯已来到她的身前。他的身影笼罩着她，阴鸷的眸子居高临下地紧盯着她。

依然是那袭白色绸衣，半透明的布料衬得她多了几分飘逸，如一朵晨雾中的小百合，纯洁动人。该死的，她明明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他会莫名其妙地受她吸引？橘红烛光下，她苍白的脸色被染上微微的红晕，面容却平静得如一面透明的镜子。

不。她不该如此平静！

怒气油然而生，这个女人，常常无需多说一句话，只用她那双清澈的瞳眸淡淡地看他一眼，他就会暴躁得想吼人。突然抓过她的手腕，纤细而柔弱，他的力道令她皱起了眉头。满意地看着那对微微聚拢的秀眉，殇烈感觉到了快感，他发现自己喜欢极了这种感觉，他就是要看她有所反应！

“你弄痛我了。”

“该死的！你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了吗？你是本王的妃，本王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的反抗令他极为不悦，脸上俱是风雨欲来的可怖神情。

蓝倪看似沉静如水，却没有松开眉头。

哼！不识好歹的女人，本王偏要你乖乖臣服！这样想着，殇烈走到金色的软榻之前，软榻上绣着张爪腾空的九龙，生动耀眼，一如他不可侵犯的圣颜，他沉声命令道：“过来！”

见身后没有动静，他皱起浓眉，加重了语气：“过来，为本王宽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伺候本王！”嘴角噙着一抹得意而残酷的笑容，“伺候”，他喜欢这个词用在她身上，血液开始急速地窜动起来，属于男人的深沉的欲望瞬间苏醒。

她是他的妃子，今天晚上，他要她。他要她成为他的女人！

柔和的橘色灯光，将她的身影斜映在地上，纤细而柔美。他的命令威严无比，

她别无选择地走了过去，脑海中飞快地思索着所有的应对，她该如何才能逃过今晚？

殇烈……

我不想成为你的女人，也更加不能成为你的女人……

你可知道，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一个能逃过莫名的劫难。

你跟我无冤无仇，我不想害了你。

额角沁出细碎的汗珠，几步之遥她仿佛走了一个世纪。一个刚猛的力道将她突地拽了过去，她尖俏的下巴狠狠地撞在他的胸膛上。闷哼一声，她才挣扎起来。阴鸷晦暗的鹰眸，落在她如花的唇瓣上，那里有下午他吻她时反抗的印记。

淡淡的红印，她咬伤了自己。猛然，压在心间的抑郁扑面而来，灼热的双唇堵住了她樱花似的唇瓣。浅浅的呼吸逐渐急促，她被钳制得紧紧的，挣扎不脱，她只能无措地抵着那坚硬的胸膛，仰起小脸，承受着他如暴风雨般的吮吻。

甜蜜的荷香。鼻间萦绕，二人的气息纠缠，微微有些喘不过气来。

该死的，他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希望得到一个女人，甚至没有半点耐心看她慢慢地走过来。大掌一伸，准确地罩住了她胸前的两团柔软，漂亮的狭长黑眸闪着邪魅的光芒，他加重了指尖的力道，肆意地要挑起她的热情。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女人在自己身下的样子，看她是否还会那么平静？

“不……”她轻喘，纤细的小手反抗地抵在胸前，两潭秋水不再平静，一簇簇火花在她的眼底跳跃。殇烈管不住自己的双掌，执意将她开始反抗的娇躯搂进怀中，大手急切地想撕开她的束缚。蓝倪咬住下唇，失措的眼底逐渐布上一层寒霜，见挣扎不过他的掌握，不假思索便抬起手往他脸上落去。

“又来这招！”怒意迸发，他再次捉住她的手腕，眸光愤怒得似乎要将她焚烧起来。

“……”

她无言以对，她的确不该妄想再次打他……

“蓝倪，这是你自找的。”虽不是激烈的怒吼，可那阴森的语气却更令人不寒而栗。一手固定她的小脑袋，一手“嘶”的一声扯开她软薄的绸衣，昏暗的房内，氤氲之气迅速高涨。

不该是这样的！她仰着头，努力地抽气，他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待她？

昏黄的灯光在屋内无尽地伸展，悄然地射透到每个角落。阵阵凉意直袭心底，蓝倪瞪着那个眉宇间燃着怒火的男人，血液渐渐凝固。裸露的肌肤在夜的空气中冰凉，娇躯洁白胜雪，在朦胧的灯光下散发出如玉的光泽，男人的瞳孔倏地收紧，如